

軍人角色性格與紀律性初探： 以九位軍校生的軍事社會化經驗為例

錢淑芬

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許志弘

陸軍司令部上尉

摘 要

本研究旨在觀察軍校生在紀律性上的發展情形，並詮釋這種發展情形對於他們軍人角色性格形成所具有的意義。研究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依據假設「軍人角色性格是受化者在軍事社會化模塑與全控制度下所產生的一種現象」，提出軍人角色性格在理論上的分析架構，並以紀律性代表其中的性格特徵之一。第二，以接受政戰學院軍事教育的九位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訪談法來瞭解受訪軍校生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面對軍校教育的嚴格規定和訓練要求時的感受、想法與行為反應等。然後，經由詮釋這些感受、想法與反應對他們的紀律發展所具有的意義，來瞭解他（她）們的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情形。關於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是結合分析架構與軍校教育各年級的現況，將發展過程依照紀律層次依序由低到高分成四個階段，分別是外在約束、行為自制、道德內化、利他精神實踐等。在經由對訪談內容的詮釋分析後，發現受訪軍校生在某些情形下，他們的紀律發展會隨著年級愈高而提升層次，在層次提升的順序上也大致符合分析架構對發展過程的假設。因此，初步推論在軍事社會化的全控制度下，對受化者的模塑會讓他們形成紀律性，使他們出現軍人角色的性格特徵。此外，研究還發現，如果受化者出現以下情形將影響他們紀律層次的發展，包括受化者對遵守規定的疑惑不解、施化者的錯誤指導、制度設計的周延性不足等。

關鍵詞：軍人角色性格、紀律、軍事社會化、全控制度

The Soldiery Rol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iplin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9 Cadet's Military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

Shu-Fen Chi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hih-Hung Hsu

Captain, Army Comman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adet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their role characteristics of soldiery how to be molded in the total institution by military socialization.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the intention is to accomplish the theatrical framing of the soldiery rol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illustrate disciplinary as one of the rol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complete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disciplinary, including four levels where each one has particular meaning. Second, the proposition is to explore how cadets experience "disciplinary shaping" process during military academy training. We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9 cadets'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s, and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As a result, the 9 cadets' military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haping stage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with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presents four levels. Therefore, to achiev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adets,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1.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level increased with grades of cadets.
2.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bject" intern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cadets in order to avoi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to "contradiction period".
3. "Subject" guidance will influence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adets.
4. Provisions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ma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vel of discipline and depth.

Keywords: the role characteristics of soldiery 、 discipline 、 military socialization 、 total institution

壹、前言

軍事社會化 (military socialization) 是施化者 (subject) 對受化者 (object) 進行角色模塑 (role molding) 的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施化者透過模塑技術與素材，來完成對受化者的角色模塑。(錢淑芬，2009) 依照古典制度學派的結構決定論與正式主義的看法，當制度形成後受到該制度約束的各組織，它們之間會在型態或運作上產生某種制度類同性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如果將組織比喻為個體，當某些個體是處在一種全控性的制度之下，他們受到這種全控制度的約束，彼此間即可能在性格上形成某些共同特徵。錢淑芬 (2009: 138-9) 將這種個體之間因為受到全控制度的約束，而在行為、態度、情感和想法等人格的某些層面出現的制度類同性，稱之為角色性格 (role characteristics)。本研究想探討的是，當受化者接受軍事社會化的模塑後，他們在這種性格特徵上的形成情形？以及這種性格特徵的形成，又是如何受到軍事社會化場域之全控制度的影響？

關於受化者接受軍事社會化的模塑後，究竟可能在角色性格上形成哪些共同特徵，尚未有文獻提出這方面的研究發現。雖然，各國的軍人角色性格會因為受到本國的社會文化與國情的影響而有所不同。但是，軍人角色性格裡緣於戰鬥與武力所涵養出來的部分，例如勇氣與戰鬥意志、團隊意識與團結精神、盡責與服從精神、忠誠與榮譽感、愛國心與利他精神等 (錢淑芬，2010)，則是超越社會文化與國情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在觀察受化者可能形成的性格特徵上，就是以一般認為具有代表軍人特質的「紀律性」為主。在研究對象上，是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學生為主，因為政戰學院的教育目標，在於為國軍培育建軍備戰的領導及專業人才。依照國防部訂定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陸、海、空軍都將政戰列為戰鬥官科，政戰學院畢業的軍官分發到部隊後即負責支援作戰任務。所以在政戰學院接受軍官養成教育的學生，乃是觀察軍人角色性格特徵形成的適合對象。

貳、研究設計

依照社會學民族誌的看法，認為理論形式的民族誌學，是先經由探討相關文獻與理論，然後對研究問題提出分析架構，這可以引導研究者探討問題時觀察與思考的方向，並使研究者覺察自己的先存想法或主觀意念對詮釋工作可能產生的影響 (Edles, 2002; Clifford, 1986)。由此可見，經由理論文獻探討後提出的分析架構，可以改善研究者因為自己的經驗或看法，而侷限對研究問題的觀察與思

考，或是侷限對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根據上述，本研究主要分成兩大部分。第一，是先提出軍人角色性格的分析架構。第二，是對研究對象他們的軍事社會化經驗裡，與紀律發展有關的部份進行質化分析。第一部分，關於分析架構的內容重點，包括說明「軍人角色性格」的定義，以及為何從受化者在紀律性上的發展情形，可以觀察到「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首先，說明紀律性係軍事文化的核心價值，以及在全控制度與軍事社會化模塑下，為何能夠促使紀律性成為受化者之間共有的性格特徵。接著，依照「軍人角色性格」的定義，以紀律性作為性格特徵之一，來觀察受化者之間是否出現這種共同特徵。

第二部分，關於研究對象的軍事社會化經驗的分析，是採取詮釋學方法。詮釋學研究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雙方進行對話及意義建構的過程。(阮新邦, 1993) 本研究擬透過深度訪談法，來瞭解受訪軍校生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面對軍校教育的嚴格規定和訓練要求時（以強制方式來限制和約束他們必須遵守規定時）的感受、想法與行為等反應，然後詮釋這些反應對於解釋他們的紀律發展情形所具有的意義，以及分析結果對於解釋軍人角色性格形成的意義。同時，結合田野觀察法來補充說明研究者對訪談內容的解釋。此外，社會學民族誌認為當研究者具有圈內人的身份時，有助於瞭解研究對象的感受、想法與行為 (Edles, 2002; Clifford, 1986)。由於研究者與軍校生處於相同的生活環境中，所以具有圈內人的身份，這將有利於研究者觀察軍校教育如何要求受化者必須遵守規定，以及受化者面對這些要求與訓練方式經常會出現的反應。其次，也有利於研究者體會受化者他們平日的所言所行，和理解他們如此反應的原因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參、分析架構

一、軍人角色性格的概念化

「社會化」通常被當成是文化傳遞給個人的關鍵途徑，有人認為不同個體因為環境中某種相同因素的影響，而使他們的人格結構中出現某些類似的特徵，一般稱之為基本人格結構。另一個相近的概念是社會性人格結構 (societal personality structure)，最初是由心理分析學家 Kardiner 和人類學家 Linton 在 1936 年提出來的，這是指某社會文化中的成員在人格方面共同具有的元素 (Inkeles, 1993; Merton, 1949; Benedict & Kardiner, 引自芮逸夫和管東貴, 2000)。此外，DuBois (1960) 認為人格結構中，有些特質是受到社會大眾的讚許與推崇，他將這些人們想擁有的特質稱之為眾趨人格 (modal personality)。謝劍和芮逸夫

(2000) 對這種受到社會重視的人格結構稱之為理想人格類型 (ideal personality type)。

基本與社會性這兩種人格結構的定義，都指出處於相同社會位置或從事相同職業的人們，由於經歷過某些相同經驗，因而出現某種共同的人格結構。也由於他們在價值觀和認知架構上的相似性，所以對某些人事物在情感與理解上往往容易產生一致性反應。錢淑芬(2010)援引上述看法，認為像軍隊這種具有制式化、科層制與強制性的組織，成員在全控制度的模塑下即容易形成基本人格結構，稱之為「軍人角色性格」。其次，扮演軍人角色的這群人，因為長時期受到內外環境對此種角色的期望、要求與規範等的模塑，故而對環境中的刺激常不約而同的在行為反應、情感表達、思考方式、價值觀念或態度等方面，表現出某種特定的反應方式。此外，從文化的規範性功能而言，軍人的角色性格也是一種理想人格類型和範定角色 (prescribed role)。

本研究即是引用上述關於「軍人角色性格」的定義，認為當受化者入伍後面對軍事情境中全然陌生的人事物，由於原來的認知架構無法應付這些全新的經驗，所以他們必須要形成新的認知架構才能因應之。由於軍事社會化對受化者的模塑，是在全控制度下進行，這使大家的認知架構愈來愈接近，對環境裡的人事物也開始出現某些相同反應。這種相同反應表現在他們的觀念、情感表達、思考方式、態度與行為上，即成為一種角色性格的特徵。簡言之，本研究對「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擬從理論上受化者應出現的某種反應來觀察之。至於反應具體的指向究竟為何，及其對解釋軍人角色性格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後面接著會有更進一步的詳細說明。

二、對軍人角色性格的假設與觀察方向

這部分將先說明「紀律性」因為對軍隊具有重要性，故而成為軍事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其次，說明軍事文化的核心價值乃是軍事社會化的重要素材，以及軍事社會化是在全控制度的框架中進行。因此，當受化者經歷軍事社會化的模塑後，「紀律性」將表現在他們的儀容、態度和行為反應上，也會對他們的觀念產生重要影響。而他們的這些表現，即是本研究所指的共同特徵。

(一) 軍事文化的核心價值：紀律性

由於備戰和作戰是軍隊的主要功能，由此發展出來的生活方式或文化體系，即有很大的成分是關於戰鬥與訓練，而這也是軍事文化其特殊性之所在。James (1995) 和 Sinder (1996) 也認為軍事文化，乃是軍隊為了適應作戰任務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殊生活方式。Sinder (1996) 認為，軍事文化是由紀律、專業倫理、

儀式及禮儀、凝聚力和團隊精神等四個部分所組成，從他對軍事文化的看法顯示，他也同意軍事文化具有發揮戰鬥的重要功能。

戰爭的本質是暴力與毀滅，因此軍隊在作戰和備戰上，唯有訂定嚴格的要求與標準；否則，士兵將難以通過戰場的嚴酷考驗。這種嚴格的標準與要求，就是軍隊紀律的一種表徵。簡言之，紀律良窳是影響軍隊運作與戰力發揮的關鍵因素。由於軍隊運作以垂直化層級為主，採取的是一條鞭式的領導與管理，於是階級與權力成為軍事文化的重要元素，因為不論是在維護軍事文化的核心價值與信念上，或是對嚴格標準與要求的維護上，都需要透過階級與權力才得以遂行之。

Weber 曾指出，科層制在軍隊獲得極致發揮 (Miewald, 1970)。Janowitz 和 Little (1965) 特別強調，軍事組織具有階級性與權威性這兩種科層特徵，及其對軍隊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將軍事組織定義為一種全面階級化 (all-embracing hierarchy) 的科層制組織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以及軍事組織也是科層制權威 (bureaucratic authority) 的理想範例。階級性是指低階官兵必須接受較高階的控制和監督，以及這種全面的與高度的階級性衍生出一種唯一權威性的控制方式 (the control of a single authority)。這唯一權威性就是前面提及的以垂直化層級為主的一條鞭式，軍事社會化場域的全控制度，就是建立在這種唯一權威性上。軍隊這種強調階級性與權威性的文化及價值，對軍人的生活、訓練和勤務具有全面性的影響。由此可見，對受化者紀律性發展的觀察，透過他們對階級與權力的反應，或許可窺見一二。

(二) 紀律性是軍人角色性格的特徵之一

在談完從組織層次來看紀律性後，這部分將從個體層次來看紀律性。Lang (1965)、Arvey 與 Jones (1985)、Shalit (1988)、Soeters 與 Recht (1998) 等都認為，紀律 (discipline) 是指順從規定、命令和權威。服從 (obedience) 相較於順從 (compliance)，具有更高的外在支配力量。順從通常是指被支配者面對規定與要求比較願意忍讓，而服從是指不管被支配者願不願意忍讓都不得違反之。對軍隊這種具有武裝性質和訓練如何有效使用暴力的團體，軍事紀律強調的是軍人的服從性，而不只是順從性而已。軍隊為發揮其備戰與作戰的功能，在組織設計上即以能夠滿足全控性和團隊性的需求為主，這反映在組織結構上即是強調階級性與權威性。具有權威象徵意義的人、物、規定和命令等，即成為軍隊達到強制約束官兵的重要媒介。於是軍人被要求必須接受權威象徵的約束，將完成上級命令或達成任務視為一種盡責的表現。總之，服從乃是軍人的天職，當軍人具有這種履行義務的決心 (服從精神)，即能夠依照規定或上級指示行事，然後完成上級命令或達成任務。

紀律是代表軍隊的權威象徵，軍人服從軍隊的權威象徵，就是一種守紀律的精神。Soeters (1997)、Soeters 與 Recht (1998) 等人同意 Lang (1965) 的看法，認為軍紀可分為形式性和功能性兩種。形式性軍紀 (formal military discipline) 是指，軍隊對服裝儀容與舉止訂定相關規定，個人的表現必須符合規定的要求，例如制服與帽子的穿戴正確、鞋靴維持晶亮、髮型符合規定、向長官敬禮的姿勢正確等。功能性軍紀 (functional military discipline) 是指，軍隊對生活、訓練、演習與勤務訂定相關規定，個人的行動必須符合規定的要求，例如遵從幹部指令、平時或戰時皆依據相關規定採取行動、遵守正式的團體規範而行動、總是服從上級長官、同袍間應該要做到彼此糾正等。由於形式性與功能性這兩種軍紀類型，同樣都代表軍隊的權威象徵，軍人無論面對何者都必須要服從之。不過，功能性軍紀對於達到要求的標準，在基本和高標之間有著一段差距，而形式性紀律所要求的標準則較能一致。

軍隊為督促官兵的個人行為能夠達到盡責與服從的基本要求，於是訂定相關罰則以約束官兵行為，一旦違反規定即必須接受處份。由此可見，軍隊這種敦促官兵的方式，是建立在強制性的外在約束力之上。當官兵的個人行為已經達到基本要求後，如果期望他們能夠有更好的表現，還使用處罰威嚇就未必有效了。較適宜採取的是鼓勵或啟發的教育方式，例如透過他人期望的激勵、發自內心的榮譽感，讓人有所感動或體會後，而自動自發的表現出這類行為。這種養成紀律性的管教方式，在教育研究上稱之為正向管教策略，強調的是施化者以一種有尊嚴的紀律 (discipline with dignity) 來教導受化者，使其因為受到尊嚴的對待，而在內心培養出自信自重後，達到不需從外在約束而能自律的目的 (Curwin & Mendler, 1988; Gordon, 1989, 1974)。由此可知，軍事紀律在模塑上，除了外在約束還包含自制和品德內化的涵義。

總之，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對軍人盡責與服從的模塑，可以透過懲罰方式來使受化者避免犯錯，和以獎勵方式來激勵受化者向楷模看齊，雙管齊下。軍事社會化就是使軍人角色所意涵的盡責與服從，透過模塑能夠讓受化者形成這種角色性格的共同特徵，以利受化者未來能夠發揮正規軍人應有的角色功能。

(三) 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透過全控制度與軍事社會化的模塑

工業社會學過去曾研究工廠的科層制對工人行為的影響，這個透視觀點強調的是組織裡的成員如何受到組織層面的影響。此外，組織行為學也非常重視組織的制度、結構與文化等各種靜態與動態的因素，如何影響人員的工作表現。相同的透視觀點，也可以解釋軍事組織的場域特性如何影響軍人，以致於不同個體會出現相似的行為模式。Janowitz 與 Little (1965) 就將軍隊當成是一個「社會系統」，認為系統裡的每部分不應被當成是各自獨立的。其實，這種整體觀點與古

典制度學派的整體主義是相近的。李英明（2005）認為新制度學派提出鑲嵌的觀點，即是將古典制度學派強調制度結構（巨視/整體）的觀點與行為主義強調理性選擇（微視/個體）的觀點，從兩者之間具有交互作用的關係所發展出來的觀點。

本研究對軍人角色性格的理論性探討，在透視觀點上就是採用新制度學派（new-institutionalism）的「人」與「制度及結構」相互鑲嵌（embedded）的觀點；但是，傾向以結構決定論（structuralism）與正式主義（formalism）為基調，即認為軍事組織的結構及制度（含正式與非正式）對個體具有相當的箝制力量。由於本研究對軍人角色與模塑的探討，是採取新制度學派的結構決定論與正式主義的觀點，因此特別強調軍事社會化場域的制度性與結構性的因素，例如全控性、強制性與權威性等對受化者他們在性格上形成共同特徵的影響。當個人進入軍隊這個具有「全控性」的環境裡，軍隊即以強制方式開始進行對個人的角色模塑。Goffman（1961, 1959）提出全控制度（total institution）的原意，是指組織全面控制成員的生活，以達到對成員再社會化的目的，也就是對成員進行徹底的改造。在軍隊裡，當受化者開始接受徹底改造後，在想法、態度行為和外表上出現某些類同性，即表示他們逐漸形成軍人角色性格，及其與軍事社會化在全控制度下進行，具有密切關係。

從巨觀層面而言，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指某種社會行為在逐漸規律化和定型化之後，成為一種社會結構的穩定特徵，制度化就是指這種情形的發生過程及結果。從微觀層面而言，制度化是指在某種全控機構裡例如監獄和精神病院等，長期受到監禁的社會行動者，在離開機構後成為在社會生活上缺乏獨立能力的人，這種讓個人變成完全依賴機構的過程和結果，也稱之為制度化。此外，Goffman 在解釋全控制度的意義時，特別指出當科層制組織裡的人們，無法擺脫行政機構的規範和角色時，人們其實就是生活在全控制度中。在這種情形下，規範和角色就成為制度化這個無形牢籠的鐵條了。同理可推，軍隊為達到讓新兵同化的目的，可以透過一套與角色有關的規範和禮節，來訓練新兵使其熟練之。

（Vagts, 1937）。本研究進一步推論，當這套與角色有關的規範和禮節，成為一種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正式規定後，受化者之間即容易在性格上形成某種共同特徵。

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軍隊使用信念、價值、規範與象徵符號等，做為角色模塑的社會化素材。由於權力的層級化與作為權力之載具的軍階結構，乃是軍事科層組織的骨幹；因此，不論是信念、價值、規範或象徵符號，都是以階級與權力作為核心。於是，個人對這些信念、價值、規範與象徵符號等的內化與認同情形，將影響其角色行為的表現是否適當。由於階級和權力相關的價值與規範，成

為軍事社會化的重要素材。因此，可以透過受化者在這些方面的表現，來觀察他們的紀律性的發展情形。

三、對受化者紀律性發展的觀察與角色性格形成的解釋

一般對「紀律」的解釋是，為維持日常生活的秩序與機關團體的運作而訂定的法令、紀綱與規定，人們必須遵守之。由此可知，「紀律」涵蓋有靜態與動態兩層意義，靜態意義是指規範的內容、類型與性質。動態意義是指規範如何具備讓成員必須遵守的條件、如何才能約束成員遵守規範、成員遵守或違反規範的實際狀況等。由於人們對規範的遵守程度不一，所以動態還包含有另一種意思，即不論是個人或團體在紀律表現上會有良窳之別，以及培養紀律性的管教方式也有良窳之別（曾端真，2011）。本研究對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即是採取其中的動態意義。接著，說明本研究如何援引態度改變理論，來探討受化者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當他們面對模塑的規定與要求時，在觀念、態度、行為與感受上曾出現哪些改變，以及這些改變對於解釋他們的紀律性發展所具有的意義。

早在 1960 年代就有研究文獻指出，態度的形成與改變需要經過順從、認同與內化這三個階段，這也是個人行為受到社會影響的三個層次（Kelman, 1961）。至今，社會心理學仍有許多相關研究，是從這個角度來探討態度與行為的改變歷程。一般而言，順從（compliance）是指個人由於受到社會影響，而在外顯行為上表現出與別人一致的情形。造成這種社會影響的原因，大多是與個人受到獎懲的制約有關。但是，當個人是以順從作為避免受罰和獲得獎賞的手段，其學得的態度或行為可能只是表面的、暫時的。若要個人能夠將學得的態度或行為不斷維持下去，即必須要讓個人能夠從順從提升為認同與內化。認同（identification）是指個人因為對學習目標產生正向情感，而發自內心的願意主動來學習之，例如學習目標對個人產生吸引力、個人將學習對象視為楷模進而模仿之等。內化（internalization）是指個人在情感的好惡之外，對學習目標所意涵的價值觀或道德性，因為有所體會後經由深入思考而內化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在經過內化的歷程後，個人學得的態度或行為將較為持久和不易改變。不過，態度與行為在形成或改變歷程中的這三個層次，實際上並不容易對它們做出明確的區辨。

本研究援引態度改變理論，來探討受化者對模塑的規定與要求，在觀念、態度行為與感受上，是否出現順從、認同與內化這種循序漸進的改變歷程。理論上，軍事社會化在全控制度下對受化者的模塑，即可能會使受化者形成軍人角色性格，而紀律性係軍人角色性格的特徵之一。如果經過對經驗性資料的分析後，顯

示受化者對「遵守規定」的感受與反應，有出現順從、認同或內化的改變情形，本研究就將這種現象解釋為在受化者身上，開始形成紀律性這項軍人角色性格的共同特徵。

援引上述說明，本研究所指的受化者「紀律養成」意含過程與改變的意思，亦即他們在軍事社會化的過程中，因為經歷了懲罰、強化與更正等模塑，而對遵守規範的感受與反應產生了某些改變。最初，是因為受到外在懲罰性的約束，而對規範表現出被動式的遵守，但心裡難免會產生不悅、不習慣、反感甚至想反抗之。之後，因為逐漸了解規範的意義和重要性。於是，在遵守規範上開始以具有主動意義的自我約束，取代先前被動接受外在強制力的約束。隨著個人對規範的認同程度愈來愈高後，規範將內化成為自己待人接物的原則，以及生活處世的價值觀。當自己的所言所行是發自內心的願意受到規範的約束，即表示紀律養成已到自律階段。由此可見，「紀律」除了意涵懲罰之外，還包含有自我控制與道德內化的意思。此外，就軍人具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角色責任而言，在紀律性的發展上，不能只是從外在約束發展為自我約束而已，還必須進一步發展到實踐利他精神的階段。官兵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與愛國情操，就是一種犧牲奉獻的利他精神。利他精神是指協助他人係以關懷他人福祉為目的，而不牽涉自身的利害得失，甚至願意為協助他人而犧牲奉獻自己的利益。個人為了團隊榮譽或利益，而協助其他成員以完成團體目標，這種團體成員的互助合作，就是一種利他精神的實踐。

如果說紀律性有不同層次，受化者的紀律性養成，就是一種紀律層次向上提升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發展階段代表不同的紀律層次，以及個人的紀律性表現將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個體之間的表現也會因為各人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所差別。依照上述，紀律發展大致上可區分成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分別代表紀律性的四種層次，由低到高依序是外在約束、行為自制、道德內化、利他精神。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的外在約束，是指由權威者強制要求所屬成員必須遵守組織訂定的規範，不得違反之；否則，將對其施予懲罰。因此，成員對規範的遵守，主要是建立在外在強制性的約束力之上。

第二階段的行為自制，是指所屬成員因為對規範逐漸發展出正面情感，於是開始發自內心願意接受規範的約束與限制。這時，表示成員對遵守規範已經開始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不再只是因為受到外在約束。

第三階段的道德內化，是指所屬成員將規範內化為自身的行事原則，當規範成為人格結構裡的價值或道德觀念的一部份時，成員開始將規範當成是自己的一種信念。同時，當成員將這些規範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視為軍人的表徵時，他們

會覺得遵守規範是身為軍人的一種榮耀。

第四階段的利他精神的實踐，由於利他精神具有無我無私、犧牲奉獻的意義，當成員能夠將這類規範視為軍人表徵，並以實踐它為榮耀時，即表示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已經更上層樓了。

由於本研究是從這種動態觀點，來分析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因此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必須將年級因素考慮進來，才能觀察到受化者紀律層次的發展情形。

肆、分析策略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成兩大部分。第一，是先提出軍人角色性格的分析架構。第二，是對研究對象他們的軍事社會化經驗裡，與紀律發展有關的部份進行質化分析。本研究在完成第一部分對「軍人角色性格」的分析架構後，接著從受訪軍校生面對嚴格規定與訓練要求時的感受、想法與行為等反應，來探討他們的這些反應對於解釋軍人角色性格所具有的意義。根據前述「軍人角色性格」的分析架構，在分析策略上可分成以下兩項。第一，從觀察受訪者的外表、言行舉止、行為反應、觀念等方面，來發掘其中曾出現的某些類同性。也就是受訪者在接受軍事社會化後，是否在性格上形成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徵。第二，至於這些類同性對軍人角色所具有的意義，根據前面關於軍事文化、軍事社會化和全控制度等的理論性探討，可解釋為這是一種軍人角色性格的特徵。雖然，從觀察受訪者出現的某些類同性來解釋角色性格的形成，這樣的結論必需要建立在適當的抽樣方法上，才能從一定數量和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所歸納出的結果來推論之；但是，在初探性研究的階段，可先對少數的被研究者進行深入的觀察與分析，之後再根據初步研究結果，來設計具有信、效度的測量工具和進行大數樣本的量化研究。對於受化者在軍事社會化的模塑下，究竟會出現哪些類同性的觀察，本研究是以紀律性為主。

在研究方法是採取個別的深入訪談法，來瞭解受訪軍校生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面對軍校教育以強制方式來限制和約束他們必須遵守規定時的感受、想法與行為等反應。然後，發掘受訪者對遵守規定的反應情形，是否出現某種類同性。其次，詮釋這些反應對於解釋他們的紀律發展所具有的意義，以及如何推論受訪者出現的這種類同性，就是軍人角色性格的特徵。同時，結合田野觀察法來補充說明研究者對訪談內容的分析。總之，當受訪者在接受軍事社會化的模塑後，確實在他們的性格上會出現「紀律性」這種相同特徵，以及經由前面的理論探討後，闡明可將這種類同性解釋為是軍人角色性格的特徵之一；若此，即表示在受訪者身上開始形成軍人角色性格。

在研究取向上是採取詮釋學方法，詮釋學研究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雙方進行對話及意義建構的過程。詮釋學中討論的「理解」是一種「雙向的理解」。(阮新邦，1993) 因為受訪者對自己生活經驗的理解，以及研究者對受訪者如何理解自己經驗的詮釋，其實都會受到各自所處情境與認知架構的影響。簡言之，「理解」是一個隨著對話進行不斷發生的過程。研究者若要真正瞭解受訪者的感受、想法與行為，即必須從受訪者的角度來體會他們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經驗。同時，研究者也必須能夠敏銳察覺自己的詮釋分析，如何受到情境脈絡與個人主觀性的影響。(阮新邦，1993；畢恆達，1996) 由於研究者與軍校生處於相同的生活環境中，所以具有圈內人的身份，這將有利於研究者觀察軍校教育如何要求受化者必須遵守規定，以及受化者面對這些要求與訓練方式經常會出現的反應。其次，也有利於研究者體會受化者他們平日的所言所行，和理解他們如此反應的原因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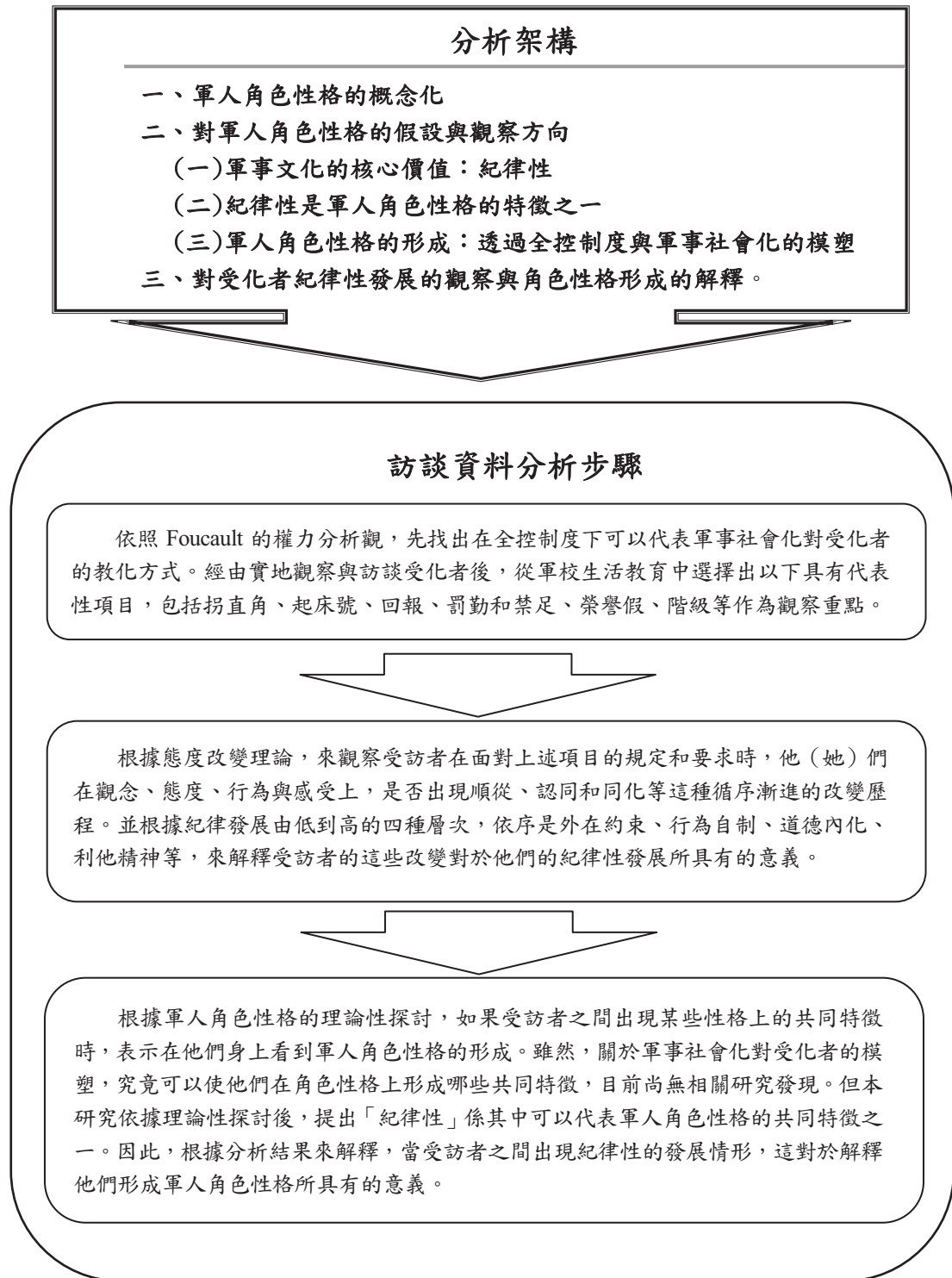
由於軍事社會化對受化者紀律性養成的模塑，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以及受化者在紀律性的養成上，也是一種動態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施化者對受化者的模塑會因年級的不同而不同，同時受化者對經驗的理解也會隨著年級增加而不同。於是，研究者與受訪者必須將「經驗」放入當時的年級脈絡裡來「理解」之，才能真正瞭解或體會「經驗」對解釋紀律性發展所具有的意義。

研究者與受訪者的訪談進行，是採取半結構式的開放性對話。關於訪談大綱的擬訂，是先透過田野觀察法以瞭解軍校生可能面對哪些嚴格規定與訓練要求，並將觀察結果摘錄成文字。接著，歸納整理受化者之間對這些嚴格規定與訓練要求出現的異同之處，然後找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察面向，包括與紀律性養成有關的規定與訓練要求、受化者對此所產生的感受與反應。之後，將上述整理成訪談大綱，作為與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時的參考。

研究對象的選擇是依據探討問題的需要，尋找適合的受訪對象，並徵詢他們的意願。徵詢結果，共計有九位一至四年級的軍校生同意接受訪談，其中一年級的有兩位都是男性，二年級的有兩位都是男性，三年級的有三位分別是男性兩位、女性一位，四年級的有兩位都是男性。訪談採取半結構式的開放性對話，由受訪者依據自身經驗來回答。為使受訪者能安心的抒發感受與暢所欲言，在訪談前會先向受訪者說明訪談的目的、研究者的角色和主要的訪談問題。每次訪談的進行時間約 2.5 至 3 小時，邀請每位受訪者接受一至二次的訪談，訪談地點在校園內。訪談前，會先徵求受訪者同意讓研究者對訪談過程進行錄音。訪談結束後，將錄音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並將受訪者的真實姓名以化名取代之，同時對可能辨識出受訪者之真實身份的資料均予以保密之。訪談工作的進行期間，從民國 99 年 1 月至 4 月，這段期間同時觀察軍校生活的實際情形。

伍、軍校生軍事社會化經驗分析

依照前面分析架構對紀律性發展的說明，擬訂如何進行對受化者軍事社會化經驗的觀察，請參閱圖（一）。首先，在經過初步了解後，發現軍校生對拐直角、起床號、回報、罰勤和禁足、榮譽假、階級等相關規定的印象特別深刻，以及受訪者也表示他們在軍校生活期間，對這些規定的感受和反應出現明顯改變。接著，本研究對受訪者進行軍事社會化經驗的訪談，並以上述作為觀察他們在紀律性發展上的重點。然後，透過對訪談內容的分析，以瞭解不同年級的受訪者在面對相同規定時，他們在感受與態度行為的表現上有何不同，以及相同的受訪者在不同年級時，面對相同規定在感受與態度行為上出現哪些改變。最後，從觀察受訪者紀律性發展情形，來解釋他們的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依照前述分析架構，當受化者之間出現某種性格上的共同特徵時，即表示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軍人角色性格的出現。



圖（一）分析架構與訪談資料分析步驟

一、外在約束與紀律性發展

軍校生活是透過作息時間表來控管學生一天 24 小時的活動，依照 Foucault (1977) 的權力分析觀點，這是軍事社會化在全控制度下，對受化者所進行的一種教化方式。除了每位學生都在這樣的控管之下，嚴格程度還及於他們在每時每刻必須出現於何處及當時應做的事都有清楚的律定，並對做事的方式和合格標準也有嚴格要求，如果違反規定或未達要求的標準就會受到指責與處罰。這種對受化者的嚴格控管，使受化者覺得規定幾乎是無時無刻、無所不在。

這種以外在強制方式來限制和約束受化者，即是訓練他們養成紀律性的第一步。這種「全控制度」的存在與威力，從新生順仔對生活因為時時刻刻都受到管制所產生的壓迫感和緊迫感，不難觀察出來，他說：「我早上一聽到起床號響，就開始緊張了。要趕快刷牙洗臉，還要整內務。很快，集合鈴就會響了，這個時間真的好短」。已經是四年級的嚴老大回想當自己還是新生時：「我其實很早就起來了，我趴在床上想等起床號一響，我要做什麼，棉被要怎麼摺，這樣我就可以‘ㄉㄚ’一下就做好。……不然等起床號一響，就會有好多事要做，會來不及……」。

除了他們的生活每時每刻都被限制之外，就連他們的肢體該如何擺動都受到支配。例如新生在校園道路上行走時，按照規定遇到轉彎處，身體必須先做 90 度轉身後再往前走，稱之為「拐直角」。受化者剛開始對這個規定都感到很不適應，高年級的嚴老大回想自己是新生時對這個規定的感受是：「『拐直角』是一件很奇怪又很白癡的事，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們除了無法理解規定的意義何在，主要是因為自己的身體必須接受外力的操控，以及操控的嚴密程度對自己的手腳該如何擺動都有詳細規定；但是，在懲罰的壓力下，內心的排斥和抗拒終究不敵外在強制的約束力量。高年級的阿瓜回想自己的新生經驗：「我被捉過沒拐後，就不敢再犯了。以後不管（什麼）時間我都拐，這樣會比較安全」甚至是假日在校外走路時，遇到轉角處還會不自覺的做出拐直角的動作。

其次，全控制度對於受化者的做事方式和合格標準都有嚴格規定，而且不會放過任何的小細節。剛升上二年級的從從，因此覺得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控制：「如果沒做好就會被學長罵，被糾正過手要擺好一點，……敬禮手沒壓平……就是一些小小細節」。升上三年級的小慎回想自己還是新生時：「被捉去‘電’，很小的一個地方，學長卻可以把它弄大。就像同學……只是（直角）沒拐一點點，學長就講得很嚴重」。這種對行動細節的嚴格掌控，讓受化者產生身不由己的壓迫感。

再者，透過外在強制方式來使受化者必須遵受規定，除了訓練他們的身體能

夠承受住限制和約束之外，還有就是讓受化者改變對自己的看法。例如新生乖弟因為經常被學長糾正服裝儀容，讓他覺得自己連最基本的要求都達不到，而產生無地自容的羞愧感，他說：「有時候服裝儀容整不好，學長會說都已經進來半年了，為什麼這麼一點小事情還學不會。……就是知道自己應該要把什麼事做好，可是又沒做好，就會有很大的罪惡感」。升上三年級的軟殼蟹回想還是新生時的自己：「學姐她會說我棉被（摺）醜、爛，她不會很嚴厲的指責我，可是那個心理壓力其實還蠻大的……」、「真的覺得好害怕『回報』，『回報』真的是一件好丟臉的事情。……我就是覺得好難過，覺得我怎麼會有『回報』」。當軟殼蟹的內務整理和其它表現，因沒有達到要求標準而受到指責時，讓她的自尊受到打擊、自信也開始動搖。阿瓜對此也有相同感受：「內務（不及格）就是被扣點而已，軍歌沒過（驗收不及格）的舉手，是在大家面前，……那種（當眾被糾正）犯錯的感覺，……很不舒服」。對受化者而言，受到指責代表自己的表現不佳、在別人的眼中是被貶損的，若要提高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與維護自尊，即必須改正錯誤並努力達到別人的要求。在全控制制度下，受化者為維護自尊往往必須以施化者設定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於是受化者不得不開始改變入伍前的‘自我’。不過，懲罰方式對受化者所造成的壓力會因人而異，還是新生的順仔說：「我最害怕『禁足』，因為『禁足』會讓放假時間都被佔用掉。……常被罵都還好，……（禁足）威脅到假期，壓力就很大」。

從分析前面的訪談內容發現，其中有八位受訪者當他們是一年級新生時，他們大都是因為畏服於施化者所擁有的懲罰權，而不得不遵守規定和服從權威。誠如活溜說的：「既然進來這個環境，叫我拐（直角）就拐囉！只能順從這個環境的規則，因為學長或學校要求我這樣，我就只好這樣」。依照前面的分析架構，個體在紀律性發展的最初階段，即是因為外在約束而表現出服從。對一年級的新進受化者而言，學長、姐是擁有懲罰權的施化者，他們透過言語上的點、罵、釘、電等，以及禁足和罰勤等方式，來嚇阻新生不得違反規定，或警惕新生必須達到要求標準。上述這些即屬於由外在加諸於受化者身上的約束力，由於這樣的約束力具有不得違抗的權威性和違者必罰的強制性，於是讓受化者從不得不接受來自於外在的限制與支配，而逐漸培養出對權威性象徵的服從。

二、行為自制與紀律性發展

人們會透過日常生活中與有意義他人或團體的互動，來評估自己的行為（Akers, 1985）。從社會比較理論來看，這種評估就是一種社會比較的結果，它除了會發生在內團體裡，也會發生在與外團體之間。一般而言，當受化者對自己

在軍校裡的所屬連隊產生歸屬感、對自己的軍校生身份產生認同感後，當他們在與外團體的互動中經過社會比較後，覺得自己在軍校裡（內團體）學習到的態度和觀念是讓他們感到自豪的，這將會使受化者開始認同這些態度和觀念。進而對這方面的相關規定，從原來的排斥轉變為接受，因為他們覺得這些規定讓他們學習到的行為態度與觀念，會使自己變得更好。這時，表示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從原來的外在約束逐漸變成是行為自制，也就是受化者對規定的遵守，開始是出自於內心的和主動的。

從從覺得自己接受軍校教育以後有了一些改變，他對這種改變的看法是：「(剛)進軍校後，發現學長年紀只比我們大幾歲，就好像要把學長看得很尊重的樣子，覺得很奇怪。……後來，跟外面的同學比起來，(就覺得自己)比較有禮貌」。因為受到階級倫理的影響，平日用餐時面對學長、姐會注意餐桌禮儀，在校園行進間看到學長、姐會敬禮問好，學長、姐問話時會注意答話禮貌，一旦養成習慣後只要是面對位階高於自己的，在言談舉止上自然會表現出應有的禮節與尊敬的態度。從從舉例說：「比如(在餐桌上)老師要人幫忙拿什麼東西，像菜或筷子。外面(非軍校)的同學就是推來推去；可是，我就會覺得這是自己應該要做的，就會比較主動」。

從分析訪談內容發現，其中有四位受訪者覺得自己的行為自制力，在升上二年級後比起一年級時有明顯提升。他們對規定所要求的，逐漸表現出已經習慣了和理所應當如此的態度。小慎說：「在我一年級的時候，我覺得為什麼要拐(直角)，真是超麻煩的。可是等我當到學長的時候，我和同學都一致認為不能廢除這個制度。舉個例子，我有個同學在三樓看到，有新生……就在(以為)學長沒看到的時候，(沒拐直角)就直接跑過去。(只有在)學長看到的時候才會拐直角，就是自己不能管好自己。我覺得一開始是外力影響我，後來變成是一種自己內在的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對此，軟殼蟹也有相同的感受和看法，她說：「學長說是『慎獨』，就是在沒有人看到的時候。這是從小地方，看你這個人私底下與公開場合……自己的表現是怎樣(是否一致)。我自己也認為這蠻有道理的，我也會這樣跟學弟妹講，或許說服力不夠……」。軟殼蟹比較自己在一年級和二年級時，面對內務整理的嚴格要求，在感受和態度上出現的改變：「(一年級時)開始我自己不喜歡摺棉被，可是在軍校好像什麼事情都注重。棉被看起來就一定要是豆干，……就是一種要求，內務就是要非常的標準。……環境是這樣，我就會順從，就會照做。二年級時，就開始覺得這應該是一種自己的生活習慣……」。當軟殼蟹升上二年級後，覺得整理好自己的內務不只是遵守規定的要求，還是一種自己應該要養成的生活習慣，這種對生活習慣上的自我要求就是一種行為自制力。

此外，受訪者在升上二年級後，同時具有受化者和施化者兩種角色，因而開始影響他們對事物的觀點；換言之，受化者在角色扮演上的身份，對他們的紀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他們除了認為自己本來就應該要做好之外，更進一步要求自己作為學弟、妹的榜樣。活溜說：「一年級的時候，是看人家這樣做，(自己)就(跟著)這樣做。如果你不做，人家會覺得你怪怪的。現在是.....要做給學弟妹看(當榜樣)，因為.....身教重於言教」。受化者這種面對規定時的自我期許，不只是讓他們遵守規定而已，還讓他們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透過這樣的觀察結果，來推斷受化者的紀律發展，開始從外在約束轉變為行為自制。

從訪談內容還發現，當然哥和從從升上二年級後在紀律性發展上，出現一個重要的改變，就是他們開始出現團體意識。其實，這種團隊意識最初是一種受化者期待自己所屬團隊要有優異表現的熱情，嚴老大他描述自己參加校運會時，在與同學合唱院歌的過程中，因為受到當時那種慷慨激昂的士氣所激勵，而對自己團隊產生一種要它比別人好的期許，和為了使它有好的表現而願意全力投入的熱情，他說：「(合唱院歌時)旅部(學生自治幹部的實習旅)起音把整個氣勢帶出來，可能是我有史以來唱最快樂的一次。整個就是很熱情一直唱，那時候唱的.....感覺，又跟我們之前(唱)的感覺又不一樣。整首歌就是很有活力、氣勢很旺那種感覺」、「對外像是校運會.....讓大家知道(看到我們的傑出表現)。其實那時候不管發(唱)什麼歌都一樣，只要是代表我們的.....，就是大聲宏亮.....把它唱出來」。

當然哥回想自己二年級時的經驗，他對團體意識的感受是：「二年級之後各建制班第一名(個人)會有榮譽假或外散假，還有最優寢室、最優班級、.....最佳輔導(輔導一年級新生).....。不過，我比較喜歡爭取團體的獎勵，大家會努力加點(表現優良記點)，.....會盡量不讓自己扣點(表現被打劣)，班上有同學扣點也會去幫忙他」。當然哥喜歡大家一起努力為爭取團體獎勵而互助合作的感覺，他認為因為大家互勉和砥礪而得到團體獎勵，遠勝於個人爭取自己得獎更有意義。從從也有相同的經驗：「如果能爭取到第一名(生活輔導競賽)對隊上是一種榮譽，漸漸建立起自己的榮譽心(以自己是團隊裡的一份子為榮)。不論是什麼事情就是要做好(為爭取團隊榮譽)，讓自己在其他方面都要做好，就是不會很隨便」。從從在一年級時，只求做好自己的事情讓自己不會受到處份。到了二年級時，當他對規範開始熟悉和習慣接受規定的約束後，他開始會想到還有團體的存在，認為大家應該合作爭取團體榮譽。這種團體意識在他們一年級時並未出現，而是到了二年級才開始逐漸發展出來的。由此可見，受化者在二年級時已經感受到遵守規定，不全然是害怕懲罰才服從外在強制力的約束。也是因為自發性的遵守可以讓團隊更好，讓自己以身為團隊裡的一份子為榮，而為了爭取團

隊榮譽，自己和其他成員就必須要有自制能力。

三、道德內化與紀律性發展

軍事社會化除了訓練成員的軍事技能，也很重視成員對專業軍人應有之道德、倫理與價值的認識，這部分是屬於軍事社會化對受化者的人格教化。在人格教化上是透過軍隊的文化傳統，來薰陶成員的道德情操與精神志節，以及透過人生哲學的傳授，來啟發成員對軍人之生命價值與生活意義等人生觀的體認，目的在於模塑成員使其言行舉止、思想與價值觀念等，能夠符合軍隊的要求與期望(錢淑芬，1993)。由於道德情操與精神志節的教化，只靠懲罰性這種外在強制力是難以達到目的的。更需要的是靠對受化者的啟發和薰陶，使其由內心生出自發性力量，而啟發和薰陶強調的是體會之後將之內化成一種信念。接著，後面將從受訪者的軍事社會化經驗，來觀察他們面對人格教化等相關規範的要求與約束時，在態度行為、想法和情感上的反應情形，來瞭解受訪者的紀律性發展是否出現道德內化的情形。

紀律性發展在道德內化這個階段，是指受化者將規定內容和遵守規定的理由予以內化後，將這方面相關的價值與信念，轉化成為自己的處世原則、行為準繩或生活態度等。這種信念與價值對受化者的約束，是一種由內心而生的自發性力量。小慎回想自己對「拐直角」的感受，從一年級到現在三年級這中間出現的改變：「(一年級時)沒有學長在，(我還是)會覺得有學長在。……就像『拐直角』，四下無人，我會覺得(還是)有學長在看我，……可以說是一種恐懼或害怕吧。現在，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就已經當軍人了，就應該要做這件事」、「一年級的時候覺得(拐直角)好無聊…。二年級的時候為了教學弟，我也會硬是講個原因給他們聽。…，時間久了，就覺得其實還不錯。我現在教學弟也都會告訴他們原因，而且(自己在說明時)比較有道理。我覺得『慎獨』就是管好自己，(能夠管好自己)這樣不管做什麼事都一樣(都可以做好)」。

軍校以自治管理來訓練學生，年級愈高的學生擔任階級愈高的實習自治幹部。隨著他們的階級愈高權力也愈大，隨著權力愈大他們要負的責任也愈重。嚴老大在三年級時，因為擔任比過去位階更高的實習自治幹部，開始覺得自己的責任加重了。這使他對規定的內容和為何必須遵守規定，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嚴老大說：「我的出發點就是我不把你教好，那你以後怎麼有能力(教導學弟、妹)。我現在教你是我的責任，……把東西學好是(你)自己的責任。一年級就是要這樣想，因為你總不可以你的下一梯一年級進來，你沒有東西教他，那你這二年級存在的價值是什麼。……你是他的導師，就是在整個生活區裡的小導師耶。你

自己都做不好，你憑什麼去教別人，我會這樣子跟他講」，這表示受化者會以自我反省來觀照自己對規定的遵守（認同）情形，進而將規定內化為自己的行事原則。嚴老大升上四年級後，擔任的是旅、連級的實習自治幹部，他的責任之一就是領導學弟、妹爭取「生活輔導競賽」的榮譽。當時，他對於是否要以高標準來自我要求，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一直得最後一名（生活輔導競賽），會覺得很不甘心，為什麼別人做這麼好。到最後，有人就會變成說，反正不管怎麼做就是這樣。我曾經有試過，就是我做的散散的跟做的很精實，我們還是最後一名，那我為什麼不讓自己輕鬆一點。……但是，最後發現不行，因為不能放棄，你都先放棄自己了，……都對自己連上沒信心了，那每天在那邊喊口號是喊假的。我不喜歡當表裡不一的人……」。當他對「生活輔導競賽」從原來的應付了事，到後來將「口號怎麼喊就要怎麼做」內化成自己的做事態度，就表示他對領導角色的責任有所體會後，開始以更高的標準來自我要求，以期能夠身體力行這方面的規範與價值。

在紀律性發展的第二階段曾提及，當受化者年級升高後，隨著他們對軍校（生）認同程度的提高，對遵守規定的反應也開始由外在約束轉變成內在的自我要求。到了第三階段時，他們開始將軍校教育的價值、道德與倫理等，內化成為自己的處世原則、行為準繩或生活態度。因此，他們也開始從軍校教育的價值、道德與倫理等，來體會規定的內容和遵守規定的理由。以訓練受化者拐直角是為了培養他們「慎獨」為例，受化者從第二階段對拐直角具有「慎獨」意義的認同，到了三年級時更進一步將「慎獨」內化為自己的處世原則。因此，受化者在遵守規定的表現上，對自己的自制和自律就有了更深的期許。這時，受化者因為對規定的認同與內化，進而產生約束自己的自發性力量。因此，對受化者的紀律性培養，如果能夠讓受化者將意涵著人格教化的價值和信念等規定，漸漸內化於他們的人格中，則他們縱使是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仍能自動自發的管好自己。總之，受訪者在遵守規定的自制與自律上，三年級時要比二年級時更見提升。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出自我反省的能力，和自動自發完成自己應盡責任的態度。由此可見，受訪者在紀律性發展上，已經從他律漸漸發展為自律，由表現於外在的服從深化為內心的認同。

四、利他精神實踐與紀律性發展

軍人的職責在於保國衛民，如何培養受化者的愛國精神，即成為軍事社會化模塑的重要目標。由於軍人的愛國精神是建立在盡忠職守的責任感上；於是，為了盡責不計個人得失，戰時為了達成任務甚至必須犧牲個人生命，就是一種利他精神的

表現。對還未受階成為國軍領導幹部的軍校生而言，培養他們維護團隊榮譽的責任感，讓他們願意為達成團隊目標而努力付出，就是希望透過這種利他精神的培養，使他們在成為國軍領導幹部後能夠盡忠職守。再者，不論是維護團隊榮譽或是努力達成團隊目標，都必須先對自己所屬的團體產生認同感；但就軍人在紀律發展上的利他層次而言，還必須是從認同自己目前所屬的團隊逐漸擴展到國家。

個人如何從「小我」發展出認同團體的「大我」，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個人對「大我」的認同表示對團隊榮譽的重視，並願意為達成團隊目標而努力付出。從受訪者的經驗訪談中發現，他們這種認同團隊的情感會隨著團隊意識的形成而表現出來。前面在分析紀律層次發展的第二階段時，曾指出受訪者在二年級時開始出現團體意識。然而，軍事社會化的模塑目標，對受化者在團隊意識的發展上，還擴及自己所屬連隊以外，層次更高和更抽象的國家意識。四年級的嚴老大即將畢業成為中華民國的軍官，他所認同的團隊從原來校園裡的學生連隊已經擴展到國家，他說：「我覺得你是這個國家的人，這是（唱國歌）一個最基本表現愛國精神的時候，可能平常沒辦法為國家做事，可是你總是可以面對我們國家的象徵很大聲的唱阿！致敬阿！」。他還說：「在列子（隊伍）裡面一起唱……感到很莊嚴……、很偉大、很磅礴……對歌詞的意境感到很熱血，就把我們國家寫得很強盛。在（學校裡）月會唱會比較有感覺，因為有國父遺像、國旗……，如果沒有他（國父）怎麼會有現在的我們。我們好像繼承了他長久以來的夢想，長久以來的抱負」由此可見，他認同的團隊不再只是目前他所屬的學生連隊，在團隊意識的發展上，已經擴及層次更高更抽象的國家意識。

小慎回想自己過去三年來對參加元旦升旗典禮的感覺，除了對自己所屬的團隊有深刻感受外，也對以實際行動表現對國家的熱愛產生深刻感受，他說：「我曾自願參加過三次，一開始是想要一個經驗，現在就覺得那個經驗還不錯，想要繼續。看到大家一起唱國歌，而且（其中有很多人）還不是軍人喔，就覺得還蠻光榮的。加上同學整團一起去，大家都穿整軍服，很有向心力的感覺，我喜歡這種感覺」。

陸、結語：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依照理論探討後所提出的分析架構，將紀律性當成軍人角色性格的特徵之一，並假設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是受化者在軍事社會化模塑與全控制制度下所產生的一種現象。然後，採取質化分析的方法，從觀察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的情形，以探究「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關於受化者他們的紀律性發展，是結合分析架構與軍校教育各年級的現況，將這個發展過程分成四個階段。在資料收

集上，是先從軍事教育現況與受訪者的實際經驗中，找出適合作為觀察軍校生的紀律性發展的重點，包括起床號、拐直角、回報、罰勤和禁足、榮譽假、階級等相關規定，然後訪談九位軍校生對遵守這些規定，在感受、想法和行為態度上的改變情形。關於分析架構與訪談資料分析的步驟請參閱圖（一）。

一、對分析架構的回應

在經由對訪談內容進行詮釋分析後，發現受訪軍校生在某些情形下，會出現分析架構中對紀律性發展過程所指的第一到第三層次。他們從最初的抗拒、排斥卻不得不遵守，然後慢慢習慣這種讓自己不得不遵守規定的外在約束力（對自己的限制與支配），到發覺遵守規定可以讓自己某些方面變得更好，而開始出現內在的自發性約束，之後又逐漸體會出規定之所以如此要求的理由，而開始認同遵守規定的意義和重要性，最後透過遵守規定將軍校教育所傳授的道德、倫理與價值觀，其中某些內化為自己的處世原則。因此，本研究根據對這九位軍校生的經驗訪談的質化分析結果，初步推論在軍事社會化的全控制度下，對受化者的模塑會讓他們形成軍人角色性格。

不過，關於紀律性發展的第四層次，也就是願意為他人或為團體犧牲奉獻而不計個人利害得失。這種受化者無私無我的具體行動，本研究從受訪者身上大致上觀察到的是，當他們在某種情境的激勵下，會因為感動而對國家的象徵符號例如國歌和國旗等，產生慷慨激昂的情緒。至於研究結果未能發掘出受訪者在實踐利他精神上的具體表現，可能是因為分析架構對這個層次的紀律發展，在概念建構上不夠嚴謹，也可能是因為在觀察重點的選擇上考量不周，或是因為訪談過程不夠深入等原因。因此，關於受化者在實踐利他精神這個層次的紀律性發展，還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的探討。縱使如此，軍人對國家象徵的認同，乃是他們內化天職的必經歷程；換言之，如果軍人缺乏這種對國家的熱情，即難以期待他們願意犧牲奉獻自己以保國衛民。

研究發現，受訪者的紀律發展層次隨著年級的提高而提升，顯示軍校生的紀律發展層次是有階段性的。這部分符合分析架構的假設，即紀律發展層次在階段的先後順序上是外在約束、行為自制、道德內化、利他精神等。其次，每個階段的紀律層次的發展情形，會影響下一個階段的紀律層次的發展。受化者在新生時期（一年級），因為受制於懲罰而不得不遵守各項規定與要求，所以是屬於外在約束的發展階段。到了二年級擔任學長、姐後，開始意識到為要求學弟、妹遵守規定，自己就必須先以身作則，所以是屬於行為自制的發展階段。到了三年級因為更能體會規定的訂定理由與目的而逐漸認同之，於是對規定從主動遵守提升到

內化為自己的處世原則與行為準繩，所以是屬於道德內化的發展階段。到了四年級擔任實習自治幹部後，體會到領導的威望應建立在可為他人表率的基础上，因此為了服眾就必須以高標準來要求自己。至於軍校教育對人格教化的最高層次，就是利他精神的實踐。由於實踐利他精神是很高的道德層次，受化者為具備這種德行需要無止盡的努力與學習，施化者則必須能夠啟發與薰陶受化者，使利他精神因為能夠感動他們進而實踐之。

二、影響紀律性發展的可能因素及改善建議

(一) 受化者對遵守規定的疑惑不解將影響紀律層次的發展

研究發現如果受化者對遵守規定產生某種疑惑不解時，將對他們的紀律性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四年級的阿瓜曾有過下面的新生經驗，他們晚上就寢時為免隔天起床後還要摺棉被，所以不肯將棉被攤開來睡。學長為禁止這種情形，因而要求他們起床後要將棉被全部攤開，但大多數同學都只是做做樣子，並沒有真的攤開棉被；他則是真的依照學長要求攤開棉被，結果他卻因為沒有在規定時間內摺好棉被而受到嚴厲處份，他說：「我照規定把棉被攤開重摺，其他人沒有。……我沒有在時間內再摺好，只有我床被拆到中山室做示範，我好傷心」。顯見，如果受化者的行為結果關係到某種利害得失，他（她）將面臨究竟該如何做才是正確的衝突情境，是該考慮結果的利害關係？還是堅持對錯原則而不論利害得失？但又該如何判斷對錯原則的正當性？如果這時大家都做出某種可以趨吉避凶的決定或行為，但卻有違他（她）的對錯原則時，是否可能會因此而侵蝕他（她）原本所堅持的對錯原則。

同儕的錯誤行為也可能會影響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阿瓜說：「當一個我很好很好的朋友，他要這樣做的時候，我可能會先規勸他不要這樣。可是他一定要的時候，我可能會跟著他一起做」。由於軍校生活是以團隊為主，同學之間容易培養出深厚感情。這時，如果同儕的誤導讓受化者處於究竟該支持同袍或堅持對錯的困境中，就可能會阻礙受化者的紀律發展，延遲其紀律層次的提升，這是軍事社會化模塑必須要注意和預防的問題。

(二) 施化者的錯誤指導影響受化者的紀律層次發展

研究發現如果施化者的指導不確實，或是指責與處罰不當時，將對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沽溜說：「學長教我做事重結果，不重過程。我覺得很對，這就是我在學校的『生存之道』」。當然哥也說：「學長會教我『觀念』，叫我要接手（將學長手上的東西接過來）、倒垃圾、幫學長開門等等，有一種『拗』的感覺。可是當了學長以後，就覺得不就是這樣」。學弟與學長的互動，因為受到

軍事文化重視階級倫理的影響，於是學弟會在言行舉止上表現出對學長的尊敬與服從。雖然，階級與權力、權威與服從等都是訓練受化者養成紀律性的重要元素；但更重要的是，當施化者在要求受化者必須遵守階級倫理的同時，必須要讓受化者正確瞭解尊敬與服從的行為表現，對於紀律性養成所具有的意義，以及施化者在面對受化者所表現出的尊敬與服從時，自己在行為和心態上該有的應對與份際；否則，容易形成這種「學長就是可以『拗』學弟，學弟理當要被學長『拗』」的‘觀念’。這種似是而非的‘觀念’，其實是對階級與權力、權威與服從的誤解，有時還可能因此盲從長官的命令，而未察覺該命令其實是違反法規的。

（三）制度設計影響受化者的紀律層次發展

本研究的受訪者表示，軍校教育讓他們感受比較深刻的是起床號、拐直角、回報、罰勤和禁足、榮譽假、階級等相關規定，以及這些規定對他們的影響主要在於訓練服從性。研究發現，受化者對這些規定感受比較深刻的原因是，施化者特別注重他們是否有達到規定所要求的標準，如果違反規定或是未達標準，懲罰將隨之而來。然而，紀律性的養成除了透過懲罰性的外在約束，還有其他不同的層次，當受化者的紀律性發展的層次愈高，代表愈具備理想軍人的特質。

由於紀律性發展是一種動態過程，要想提升受化者的紀律層次，就需要隨著不同的紀律層次來設計合適的相關規定與教化方式，並定期檢討實施結果對軍校教育目的的達成效果。Curwin 和 Mendler (1988)、Gordon (1989, 1974) 曾指出有利於學生養成自律行為的管教方式，不能只是以「命令」和「指責」來傳達對學生的要求，或只是以懲罰方式來改正學生不符要求的表現，這點與本研究對訪談內容的分析結果相近。當受訪軍校生的紀律層次，還是處在受制於懲罰的階段時，他對規定是一種被動遵守的心態。直到規定對他們而言產生意義後，他們開始會希望自己能夠作為學弟、妹們的榜樣，這時遵守規定對他們而言，變成是一種自律性的表現。不過，這種紀律層次的提升，如果施化者缺乏有效的管教策略和輔導方法，只能任由受化者憑著自己的體會來自由發揮，結果將可能不利於教育目標的達成。

如果說軍校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軍校生成為國軍未來的優秀領導幹部。軍校教育的制度設計，就在於透過相關規定與教化方式，來模塑軍校生具備某些特質，讓他（她）們能夠成為優秀的領導幹部。本研究是針對紀律性這個軍人角色的性格特徵，來觀察這些規定對受化者之紀律性養成可能產生的影響。除了紀律性，軍人的理想特質還包括勇氣與戰鬥意志、團隊意識與團結精神、忠誠與榮譽感、愛國心等。因此，軍校教育還可以針對這些軍人的理想特質，來設計相關規定與教化方式，以利軍事社會化為國軍未來模塑出優秀領導幹部。

參考文獻

- 阮新邦 (1993)。批判詮釋論的理論基礎。香港：八方文化。
- 李英明 (2005)。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台北：揚智出版。
- 芮逸夫、管東貴 (2000)。人類學，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初版第十刷。芮逸夫主編 (2000)。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曾端真 (2011)。正向管教與紀律的養成。中等教育，62 (1)，20-31。
- 畢恆達 (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胡幼慧 (主編) (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27-45 頁)。台北市：巨流圖書出版。
- 錢淑芬 (2010)。「穿制服的人」與制度化作用：軍人角色模塑的理論性探討。復興崗學報，99，45-80。
- 錢淑芬 (2009)。階級、符號與角色：軍事社會化的模塑技術。復興崗學報，96，127-153。
- 錢淑芬 (1993)。國軍軍事院校「軍事社會化」之研究。復興崗學報，49，333-364。
- 謝劍、芮逸夫 (2000)。人類學，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初版第十刷。芮逸夫主編 (2000)。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Akers, R. (1985). *Deviant Behavior: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3rd.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Arvey, R. & Jones, A. (1985). The Use of Discipline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7. JAI Press, p.367-408.
-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pp.1-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urwin, R. & Mendler, A. (1988). *Discipline with Dignity*.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Edles, L. (2002). *Cultural Sociology in Practice*. Blackwell Publications Inc.,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London.
- Goffman, E.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Gordon, T. (1989). *T.E.T: Teaching Children Self-discipline: Promoting Self-discipline*

- in Children*. New York: Penguin.
- Gordon, T. (1974) . *T.E.T: Teacher Effectiveness Training*. New York: Wyden Books.
- James, B. (1999) . Military Culture. In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Lester KurtzSan (Ed.) . Diego, Calif : Academic Press.
- Janowitz, M. & Little, R. (1965) . *Sociology and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Kelman, H. (1961) . Processes of Opinion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5: 57-78.
- Lang, K. (1965)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J. G. March (ed.) ,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Rand McNally, Chicago.
- Miewald, R. (1970) . Weberian Bureaucracy and The Military Mode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0 (2) , 129-133, March/April.
- Shalit, B. (1988) . *The Psychology of Conflict and Combat*, New York, Praeger.
- Sinder, Don M. (1996) . An Uniformed Debate on Military Culture. *Orbis*, 43, 11-25.
- Soeters, J. & Recht, R. (1998) . Culture and Discipline Military Academies :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26 (2, winter) , 169-189.
- Soeters, J. (1997) . Value Orientations in Military Academies : A Thirteen Country Study. *Armed Forces & Society*, 20 (1, Fall) , 7-32.
- Vagts, A. (1937) .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